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

研究所丛书

宋代民俗 与诗歌研究

李 黎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

研究所丛书

李 黎 | 著

宋代民俗
与诗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民俗与诗歌研究/李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203-0537-2

I. ①宋… II. ①李…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中国—宋代
②宋诗—诗歌研究 IV. ①K892②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56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5
插 页 2
字 数 348 千字
定 价 1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项目号: 08JJD840193) 结题成果

序

“风俗对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将这种影响与‘时代精神’并列，突出到了‘艺术品的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的地步。尽管丹纳的观点在其后就受到了批评，今天看来也确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的片面中包含了部分真理，却是无可置疑的，而风俗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也许更为直接。”

这是我在《孤寂与熙悦：唐代寒食诗歌二重意趣阐释》一文开头的话，该文发表于1996年第2期《文学遗产》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我一度对民俗学，特别是民俗与诗歌的关系研究颇有兴趣，而且还曾准备将这方面研究扩展到唐宋两代诗歌。然而，因为师从钱仲联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缘故，学术方向逐渐转移到明清诗文，民俗与诗歌关系研究基本中断了。但我仍然关注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刘航和赵睿才两位学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专门研究唐代民俗与文学关系，写成了很好的论文，这让我感到欣喜。宋代文学研究者中也有不少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我基本都读过，也颇受启发。可以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是有学术追求和探索精神的，如果说我在较早的时候稍有发现，在唐代和宋代的几个学术视点上有一些即兴发挥，他们

则进行了较为完整、形成体系的研究，使这个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了新层次。

在宋代文学与民俗的关系方面，我当年是从节日风俗和隐逸习俗入手的，虽然浅尝辄止，但已经感觉到宋代民俗现象更为丰富，与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讨论的问题更多，学术空间也更大。司马光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也许正是由于士大夫之精英阶层具有敏锐意识，宋代诗人中，对风俗“忽之”者是很少的，他们一方面问俗、知俗、正俗，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受到民俗的影响，成为宋代民俗史的一个部分。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就成为其民俗文化观的体现，也同时是其参与民俗活动的记录。仅就这两端而言，宋代民俗与诗人、诗歌的关系就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了。

更为复杂一些的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倾向非常突出。这是从中唐承袭下来的，但中唐只是贵族精神消解、俗化意识肇端、生活形态发生某种转折变化之始，而宋代城市的繁荣发展使市民阶层扩大，也使城市文化中的世俗性增强，文人在城市民俗画卷中的位置较中晚唐文人显示度大为提高，色调也极为斑斓驳杂。因此，以诗歌文本为对象，描绘出这幅民俗画卷是颇有难度的。而城市只是社会空间的一个部分，更为广大的是城市以外的部分。哪里有人居，就有一方水土，就有一种民俗现象在。诗人，是一个具有混层性、流动性的群体，生活在城市以外空间或流动到乡村僻壤的诗人，他们接触或参与了更为丰富且具有差异性的民俗现象。这种丰富性与差异性涉及社会历史、文化地理、区域经济、族群文明等诸多学术问题，也许描述起来并不

困难，但深入阐述却非易事。

或许正是因为宋代民俗与文人、文学的关系具有复杂性，至今专题性讨论很多，在宋代文化史专著中也有专门部分的论述，但限于眼力，全面研究的专著尚未多见。现在李黎博士将她的学位论文《宋代民俗与诗歌研究》加以修改并即将出版，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再复杂的学术工作总要有人去做，中青年学者要敢于迎接挑战，至少应该在最青春的学术年华找一个“硬”一点的课题，全面磨炼一下自己。

研究一代民俗与文学的关系，有不同的方法和思路：可以从民俗现象的类别入手；也可以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入手；也可以从典型性的问题入手；当然还可以从民俗诗学的角度展开讨论。这本书的总体构架分为上下编，上编以时、地、人为三个主要维度，展现宋代民俗诗歌的繁荣状况，并深入分析其原因。这个谋篇布局颇有些创意，作者能钩稽文献为证，将时、地、人三者贯通起来，在诗人的人生经历中写出民俗对其创作的影响，在诗人的行旅流动中纳入民俗的万般风景，颇有独到的见解。下编主要就靖康南渡以后社会生活、民俗世态发生变化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初看与上编不太接榫，细读后，感到如此处理倒也显现出南宋历史发生重大变迁后的“民俗与文学关系”的某种特殊性，可以看作上编的延伸与深化。这一部分写南宋时代商业发展、娱乐倾向、狂欢心态的“俗化”表现比较精彩，读来颇有兴味。

胡兰成在《中国的礼乐风景》一文中说，“礼乐是人世的风景，乐是风，礼是景致”。李黎在著作中是将“礼乐”与“民俗”区别开来的，我大体同意这个观念。不过，这里可以套用胡兰成的话：“民俗是人世的风景。”当然这片风景更民间化，更有中下层社会的具体实态，甚至更多底边文化的具象表现。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甚至“道

在屎溺之中”，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民俗之“俗”与研究礼乐之“雅”，两者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鸿沟，而宋人的特点往往就体现在以俗为雅、以俗为美。所以，探讨宋代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就是求索宋人的精神世界新内涵，求索其“道”的新的表现形式。能够从形而下的描述臻于形而上的抽象表达，这需要文献支撑，更需要一定的理论思维素质，虽然作者在这方面还有努力的余地，但总体看来已经相当成功，而这正是我特别欣赏之处。

李黎是从四川大学博士毕业后进我校博士后流动站，跟从我进行研究的，一晃差不多两年时间了。进站后，她与其他博士、硕士研究生一起听课，随班参加课堂讨论。初期她总是远远地看着我，我对她了解也不多。时间一长，渐渐发现她在学术上有追求，也有一定的想法，功底也很不错。印象更深的是，她冷板凳坐得下来，苦吃得进去。对这样的中青年学者，你不会不逐渐产生好感、寄予期望。近两年，她的水平又有了较大提升，写出来的文字更具可读性，学术质量也明显提升。“重坐冷板凳，再吃一遍苦”，而后能不断成长，作为合作导师，我是深感欣慰的。

自从来到苏州大学，她的学术方向逐渐转到元明清诗文和地域文学研究了。这是学术空间的拓展，但我仍然希望她不要放弃对民俗与文学关系的多年研究，将前后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知识视野与学术面向。若能如此，则可以期待她写出更多佳作，为学界贡献更多成果。

是为序。

罗时进

2016年岁末写于吴门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编 宋代民俗诗歌研究

第一章 宋代地域民俗诗歌	21
第一节 宋代地域民俗诗歌创作	21
第二节 出使异域民俗诗作	34
第三节 为官他乡的民俗诗作	45
第四节 贬谪远方的民俗诗作	53
第五节 反观家乡民俗诗作	59
第二章 宋代咏“人”民俗诗歌	71
第一节 咏人民俗诗歌创作	71

第二节 “三农” 民俗诗歌	77
第三节 宋代“三农” 民俗诗歌的主题	92
第四节 “三农” 民俗诗歌与宋人的吏隐、耕读心态	99
 第三章 宋代咏“时” 民俗诗歌	111
第一节 时俗诗歌创作	111
第二节 时俗诗歌的表现方法	122
第三节 太平气象与节令民俗诗歌	129
第四节 繁华不再之叹与时俗诗歌	147
 第四章 宋代几种题材诗歌的民俗化倾向	159
第一节 宋代纪行诗的民俗化倾向	159
第二节 宋代田家诗的民俗化倾向	169
第三节 宋代咏物诗的民俗化倾向	184
 第五章 文学视野下宋代民俗诗歌的特征	190
第一节 民俗对象化	194
第二节 人物具象化	220
第三节 风格俚俗化	235
第四节 民俗诗意化	251

第六章 宋代诗人与宋代民俗诗歌	271
第一节 官员之眼与宋代民俗诗歌	271
第二节 文人自觉与宋代民俗诗歌	284
第三节 诗人之思与宋代民俗诗歌	296
上编结语	308

下编 南宋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

第一章 南宋民俗诗歌的发展阶段	315
第一节 南渡时期	317
第二节 中兴时期	322
第三节 晚宋时期	332
第二章 民俗观照下的南宋诗歌新变	339
第一节 农民、市人、儿童、游人——民俗观照下 南宋诗歌的人物像	339
第二节 市场、市声——民俗观照下南宋诗歌的风景线 ...	359
第三章 民俗审美化与南宋诗歌民俗化	373
第一节 生活应酬的诗歌化	374

第二节 节日习俗的诗歌化	383
第三节 商业习俗的诗歌化	388
 第四章 南宋诗人世俗化心态与民俗诗歌创作	394
第一节 南宋诗人尚奇心态与民俗诗歌创作	395
第二节 南宋诗人娱乐狂欢心态与民俗诗歌创作	401
第三节 南宋诗人的家园情结与民俗诗歌创作	416
 下编结语	425
 参考文献	428
后 记	444
又 记	447

绪 论

唐末至五代间是贵族时代进入平民时代的过渡期。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百姓的地位悄然改变，进入“平民发展”^①的时代。普通百姓的民俗生活日益受到关注，民俗诗歌兴盛于宋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而文学与民俗的交叉型专题研究则是一个“具有诱人发展空间的研究视角”^②，因此，本书以民俗为切入

① 此观点来自19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中国历史应该划分为——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为上古时代、从后汉后半期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期为中世、唐末五代为第二过渡期；宋元和明清分别为近世前期和近世后期。见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中国上古史绪言》，夏应元选编并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宋代近世说”的提法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等。内藤湖南所说的“平民时代”的形成时间界定在宋代以后：“从宋代就是平民时代。……而到明清，平民精神就至此又盛行，怎么也回不到昔日的贵族时代。这就是在所谓近代的要素中最重要，我认为就是平民发展。”见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东京：弘文堂书房1948年版，第149—150页。

② 王水照先生在第七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致闭幕词说：“我们的文学研究观念新时期以来有了根本性的转换，从摆脱文学是政治附庸的长期桎梏、提倡回归文学本位以来，学者们又发现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径的局限，于是兴起了一股‘交叉型专题研究’的热潮。就宋代文学研究而言，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党争、文学与地域、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这五个方面取得的成果更为突出，或可称之为‘五朵金花’。当然，还有其他角度，如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民俗等。这些都是具有诱人发展空间的研究视角。”见刘扬忠、王兆鹏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10—2011》，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点,研究宋代民俗诗歌的发展状况、民俗诗歌兴盛原因及对诗歌的影响。

早在周代,统治者就十分重视民俗,《礼记·王制第五》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①《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曰,“天子省风以作乐”^②,统治者选派官员观民风、察民俗,建立采诗制度。并且统治者还注重通过各种方式干预民风民俗,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例如,《礼记·缙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③《荀子·乐论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④《汉书·董仲舒传》:“变民风,化民俗。”^⑤

而这种状况到了宋代达到一种新的高度。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异常繁荣,各种各样的传统民俗都被人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皇帝和各级官员还参与举办民俗活动,显示与民同乐之意,彰显太平盛世的景象。市民阶层的崛起也促进市民文化的兴起,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不同的社会风气和习俗,对于原来的习俗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宋代的官僚士大夫一直重视风俗的教化作用。司马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⑥又曰:“宫掖者,风俗之原

①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8页。

②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97页。

③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五,《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8页。

④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十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1页。

⑤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9页。

⑥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73页。

也；贵近者，众庶之法也。故宫掖之所尚，则外必为之；贵近之所好，则下必效之，自然之势也。”^① 所以，司马光重视社会风俗的培养，重视习俗上行下效的传播方式。他认为，要改变社会风俗，首先要正京师、宫掖的习俗。

正因为宋人重视民俗，宋人的民俗意识不断高涨，所以宋人民俗著作激增，史志著作、笔记随笔、家训著作都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民俗。与此同时，宋代诗人也用诗歌的形式反映民俗，宋代民俗诗歌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并且，因为宋代诗人具有明确的民俗意识，宋代民俗诗歌具有不同于前代民俗诗歌的特性，宋代民俗诗歌是以民俗作为主要创作对象的诗歌。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 民俗与礼俗、风俗之别

《说文解字》对于“民”的解释是“众氓也”。民俗一词的连用，较早出现在《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汉书·董仲舒传》：“变民风，化民俗。”这都表现统治阶级对于下层百姓习俗的引导作用。在宋代，民俗的含义也是指下层百姓的习俗。史浩曰：“今夫民俗之善，不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极则凿井耕田日用饮食而已。何有于君上哉？何知于礼节荣辱哉？唯夫士俗之善，则礼义廉耻由此而生。”^② 其分“民俗”与“士俗”之不同，民俗的含义则特指下层百姓。现代民俗学也持这种观点，中国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并进一步说，“民间，顾名思义，

① （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5页。

② （宋）史浩：《尚书讲义》卷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是指民众中间，它对应官方而言。概而言之，除统治集团机构以外，都可称作民间。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广大中、下层民众”。^①另有一些外国学者如邓迪斯，认为民俗之“民”应该指“所有的人群”^②，刘航先生在《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一书中采用“所有的人群”观点，她说：“这种认识诚然与唐人对于风俗的理解相距甚远，但拙作之所以择取民俗这一角度，乃是希望通过对中唐生活文化的考察，阐释中唐诗歌之嬗变。”因为许多诗歌反映朝廷或者各级州府机构组织参与的活动，如有时清明赐新火属于朝廷对于官员的礼遇，宫词中大量宫廷生活的描写等。这些是否属民俗诗歌？如果归于该文的考察范围，就涉及对于民俗之“民”的理解。刘航先生不得已而违背传统观念采用邓迪斯的观点，其实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笔者认为“民俗”之“民”主要指中下层百姓，“民俗”是中下层百姓约定俗成的习俗。但民俗活动的参与者不一定是下层百姓，也可能包括所有人。从民俗的形成来看，有的民俗是由于上层人士的提倡或者影响形成民间认可并参与的习惯，于是形成民俗。所谓“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③（《礼记·缁衣》），如“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④，说明上层人士的喜好对下层百姓的影响。再从民俗形成

①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绪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② 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Dundes, Alan）在为《世界民俗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里说：“我希望研究者们从我的书中，了解到‘民间（folk）’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农民或无产者，所有的人群——无论其民族、宗教、职业如何，都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民间，并具有值得研究的相应民俗。”见〔美〕邓迪斯《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③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五，《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8页。

④ （清）王先慎撰，锺哲点校：《韩非子集解》，《韩非子·二柄》，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2页。

之后的影响看，有的民俗产生于民间，但是上层人士也积极参与，不能因为有上层人士的参与就把此民俗排除在外。还有一些民俗已经分不清楚产生之初是什么样的上下促进关系，但是却为社会各阶层所共同沿用遵守，如一些节令民俗等。所以，不同社会群体都可以参与民俗活动。本书所考察的民俗诗歌既包括反映中下层百姓所参与民俗活动的诗歌，又包括其他阶层参与民俗活动的诗歌。故而本书以“民俗诗歌”为题，其“民俗”的含义主要指中下层劳动者的民俗。

但所谓“民俗”不包括反映上层社会中的专有礼俗。礼俗，即礼仪与习俗，指婚丧、祭祀、交往等各种场合的礼节。传统的礼俗内容有冠礼、生辰、婚姻、祭拜、座次、丧葬等。《周礼·天官·大宰》云，“六曰礼俗，以驭其民”^①，中国古代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②的说法，所以中国的礼仪多为上层人士而设。但是，正如上文所言，统治者重视上行下效的教化作用，所以上层社会之礼仪也多为下层百姓所模仿，从而形成一定的习俗。一旦礼俗为下层百姓所习而形成风俗，自然属于民俗的一部分。司马光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③他的话说明由“礼”到“俗”的转化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内容仍然是皇室大臣专属的礼仪。例如，元日朝会、祭祀大典等。这些由皇室专门的礼仪官员负责，并形成一套严格的仪式。这些“礼俗”不属于“民俗”的范围。尽管在宋代诗歌中涉及这类朝廷皇室礼俗的诗歌也有很多，但宋代反映各种民俗的诗作，一个明显

① 《周礼·天官·大宰》：“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二曰法则，以驭其官；三曰废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位，以驭其士；五曰赋贡，以驭其用；六曰礼俗，以驭其民；七曰刑赏，以驭其威；八曰田役，以驭其众。”（汉）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6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曲礼上》，《礼记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49页。

③ （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